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韓湘子全傳 第二十八回 墨尿山樵夫指路 麻姑庵婆媳修行

百歲年來不自由，看他身世若浮沤。金丹疑注千秋貌，仙鶴空成萬古愁。

也有蛟龍曾失水，敢教鸞鳳下妝樓。

逍遙散誕無拘束，幾度高山看水流。

話說韓湘子向空招下一隻白鶴來，文公騎上鶴背，冉冉直上三天門下，見了鍾、呂列仙。有詩為證：

白雲堆裡鶴飛來，接引文公上玉階。

瑞靄徘徊仙樂奏，群仙濟濟上瑤台。

鍾師道：「久聞尚書出家，今日得成正果。」文公道：「前話休提，弟子有眼無珠，不識泰山。」當下，群仙捧著金旨大丹，接引文公去朝見玉帝。玉帝傳旨問道：「韓愈，今日來此，可知前因為何謫降下土？」文公沉吟半晌，即時醒悟道：「微臣原是殿前捲簾大將沖和子，因蟠桃會上醉奪蟠桃，打碎玻璃玉盞，貶謫下方，一向戀職貪官，悠悠塵世，幸得姪兒韓湘領瑤天救命，盡報本丹，忱救臣脫了天羅地網，今日重得復見至尊，伏望天恩赦臣死罪。」又有天、地、人三曹諸仙，保舉文公復居捲簾舊職，玉帝准奏，即封韓愈為玉境散仙，仍居捲簾舊職。群仙與文公謝恩而退，不在話下。有詩為證：

服氣餐霞是道原，遨遊一任洞中天。

紫芝瑤草無邊景，返老還童又少年。

文公已列仙班，前赴瑤池勝會，不必再說。

且說韓清擇日在那沙灘上搭起幾間廡屋，雖不成大廈高堂，恰也好遮風蔽雨。正要搬移韓夫人並一行家眷前往住紮，忽然間，天昏地黑，雷火交加，把那幾間廡屋燒得罄盡，連傢伙什物也不曾搬得一件出來。這才是：

衰草經霜打，殘花著雨摧。

漏船沖天浪，破屋遇風摧。

折足逢高嶺，羝羊苦角羸。

時乖和運蹇，薦福一聲雷。

當下，一行人眾見了這般光景，各各號天叫地，痛哭一場。正在悲切之際，忽然漁鼓聲頻，歌音嘹亮，遠遠看聽，韓夫人定睛一看時，見一個道人叫唱而來。

〔黃鶯兒〕日月轉東西，歎人生百歲稀，如何棲息玄門裡？頭梳雙髻，身穿布衣，芒鞋漁鼓隨身計。笑嘻嘻，雲遊海島，看破世人癡。

看官且說這道人是那裡來的？原來這道人是呂洞賓化來指引他們。因此上，當他們悲切的時節，拍鼓唱歌，待他們自家醒悟。當下，韓夫人見了呂師，便叫道：「師父救我一救！」呂師道：「教我怎麼樣救你？」韓夫人道：「我們好端端在長安城住，被崔群老賊趕逐起身，害得我們上無一椽之屋，下無半畝之地，衣不遮身，食不充口，如何是好？」呂師道：「前面山上不過一里之程，有一個女師庵，極是潔淨寬敞，你們且去，可惜他庵中將就住幾時。」韓夫人道：「多謝師父指教，只是素手難去見他。」呂師道：「出家人以慈悲為主，方便為門，把十萬的東西養十方善信，何憂素手難去見他！」說罷，呂師回身去了。韓夫人便叫韓清引路，同著蘆英人眾，一步步捱過沙灘，到前面山上去。

走了半日，只見些密樹叢林，柴窠草徑，風鳴葉戰，鳥噪枝繁，再不見有恁麼女師庵。韓夫人雖是心下忐忑，免不得趨向前途。又叫韓清道：「那道人說只有一里多路，怎的走了這半日，還望不見一些兒影響？」韓清道：「奶奶不必心焦，且走上前，一定有個庵兒在那裡。」不料又走了幾里，只見四圍都是高山大壑，陡壁深崖，不要說沒有庵兒，連走路都沒了。驚得韓夫人魂不附體，忙叫韓清：「我們快快依舊路走了回去，又作計較。」韓清轉身走時，四下裡都是刀山劍樹，箭竹槍林，遮得密密重重的，連先時來的路頭也不見了。一行人悲啼痛哭，僻地呼天，正不知為恁的昏天黑地，走到這個山窟窿裡來。蘆英道：「婆婆，這分明是陷人坑了。我和你往前無路，退後無門，終不然死在這裡不成？且撮土為香，大家禱告天地，倘或不該死數，自有救星來救我們。」韓夫人依了蘆英說話，正在那裡叩頭禱告，忽然聽得叮叮噹噹當啷聲響，韓清道：「奶奶，好了，那壁廂有砍柴的聲，定是有人家的了。待孩兒問他一聲，央他領我們出大路去。」韓夫人道：「若是有人，快去問他，不要耽擱了。」說話之間，只見一個樵夫，正在那山凹裡砍柴。韓清便叫道：「借問老兄一聲，這山叫做恁麼山？怎的進得來，出不去？勞老兄指引我們出去，我重重謝你！」那樵夫放下斧頭，用手指道：「我這裡叫做墨尿山墨尿谷，只有墨尿人才踏著這墨尿路，你們極會算計的，為何也走進墨尿谷裡來？」韓清道：「我們一時間差了見識，聽信那賊道人的說話，因此上走進這山裡。」樵夫道：「你們住在長安時節，就差了見識，怎的說今日聽了這道人的言語，見識才差？」韓清聽得樵夫說在長安便差了見識，暗忖這樵夫定是個仙人，連忙跪下道：「望神仙指引我們一條出路。」那樵夫指道：「東南上有兩個神仙，坐在那石崖上頭，你們快打那裡去，就有路了。」韓清抬頭看時，那樵夫拿了斧頭，一溜風跑過高山去了。正是：當初不信神仙語，今日方知悔是遲。

當下，韓清只得領了家眷，望著東南上走時，果然有人行路徑，並沒有樹木交叉阻塞攔擋，放心到得前路。遠遠望見炊煙衝起，風裊盤旋，似有人家一般，及到其間，四下裡都是茂林修竹，並沒有草舍繩樞，只見兩個道人坐在那石崖頂上，面前一個三腳鼎爐，紅燄發火光透出。韓夫人叫韓清道：「坐的那兩個道人莫不是仙人？你可去求他度脫我和我的災難。」韓清連忙走近崖邊，高聲叫道：「神仙爺爺救我們一救！」原來兩個道人，一個是藍彩和，一個是韓湘子。先前呂洞賓化做樵夫，指引韓夫人、蘆英來此見他兩個，故此他兩個坐在這石崖上等他們。其時湘子見韓清來叫他，便答應道：「我兩個是山野道人，不是恁麼神仙，方才在山下化得些齋糧，正在此做飯充饑，你若不要飯吃，我便分些救你；若不要飯吃，請自尊便，早回去罷！」韓清道：「我們走了這一日，飯也是要吃的，只是分了與我們，兩位師父不夠吃。師父何不度我一家脫離了苦難，強如分齋飯與我們。」彩和道：「螢火蟲自照還光亮。怎麼度得你？你趁早回去的好。」韓清道：「苦惱！苦惱！那長安城中、昌黎縣裡，身也沒安處了，教我們回那裡去？」湘子道：「長安有高堂大廈；俸祿千鍾，昌黎有南北莊田，瓜園菜圃，怎的不去受享？說怎麼結果的話！」韓夫人道：「我一家到了今日，只求師父救我。」湘子道：「當初曾有人勸你們出家，你說申一紙文書，到於禮部衙門，把天下的名山道院、勝境仙居盡行掃除，不留一個，有說那出家話的，先打拐棒二十一下，也不饒他。你今日到這個地位，為何不申一角文書到禮部去，差些人夫轎馬，明晃晃從大路上回去？倒在這裡問野道人，我們野道人有恁麼勢耀，濟得恁事？」韓夫人告道：「愚夫愚婦肉眼凡胎，不識神仙，只望師父救我們革命。」韓清道：「師父若不度我，我就取手帕掛在樹上，自縊身死，少不得地方上總甲里長也來拿住師父抵命。」彩和道：「我們出家人朝游碧海，暮宿蒼梧，頃刻間飛行了幾千萬里，怕恁麼人拿得我住。」韓夫人道：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圖。師父怎麼不肯發一點慈心救度我們？」湘子道：「且不要閒說，只問你們今日是真心出家，還是假意？」韓夫人道：「今日死心塌地真要出家。」蘆英在旁說道：「婆婆，昔日有湘子來到家裡，你還不肯修行；今日又沒有湘子，我和你兩個婦人家，怎的好跟著兩個師父去修行？」彩和道：「這話極說得有理，只怕你們不肯真心出家；若是肯真心出家，要見湘子，有何難哉！」韓清道：「師父，我哥哥實是在那裡地方，你引我們去尋了他，也是師父的陰鷲。」湘子道：「我與湘子只是萍水相逢，知他在那裡安身？好領你們去見得他。」韓夫人道：「我真真實實肯修行了，師父再不要把障眼法兒來撮弄我們。」彩和道：「我兩個是慣弄障眼法兒的，你們快去投別人做師父，莫在此胡纏亂攪。」韓清道：「師父是兩位神仙，為何只說勸人的話？我

們被人哄得多了，故此今日信你不過。」韓夫人道：「假和真一時間也辨不出來，只有湘子在我面前，我就信得過了。」彩和道：「仙弟，他們既是這般說，你可現出原身，看他們認得你否？」湘子用手一指，叫韓夫人道：「湘子在那邊來了。」韓夫人與蘆英、韓清回身看時，不見有韓湘子，掉轉頭來，只見湘子立在面前，叫道：「孀娘，我當初勸你出家，你說叔父雖然去世，我吃的是朝廷俸祿，住的是華屋高房，每日有珍惜百味、美酒肥羊，穿著有綾羅錦繡，鋪著有藍筍象牀，東莊頭粟紅貫朽，西莊頭米爛陳倉，跟著出家有怎麼好處！怎麼今日倒思量出家起來？」韓夫人道：「姪兒，前話休提。你只念找撫育深恩，救我一救！」蘆英道：「許旌陽《宗教錄》說得好：『忠則不欺，孝則不悖。』你既做了神仙，怎的不知孝道？」湘子道：「你怎見得我不知孝道？」蘆英道：「公公教訓你，婆婆撫育你，公婆恩德是一樣的，你既度公公成了仙，今日不肯度婆婆出家，豈不是不知孝道？」湘子道：「既然如此說，我只度了婆婆，你依舊回家去罷。」蘆英道：「家舍俱無，教我回那裡去？」湘子道：「回崔家去。」蘆英道：「那個崔家？」湘子道：「崔群尚書家裡。」蘆英道：「我若肯到崔群家裡，今日下受這苦楚了。」湘子道：「既不到崔家，仍回林學十家裡去。」蘆英道：「我也不回林家。」湘子道：「你既不肯回去，終不然立在這山裡不成？」蘆英道：「古來說得好：嫁雞逐雞飛，嫁犬逐犬走。昔日嫁了你，跟你在家裡；你既做仙人，我就是仙人的老婆了。不跟你走，教我回那裡去？」湘子道：「我奉玉旨度一個度兩，只好度得孀娘，怎的又好度你？」蘆英道：「許旌陽上升之時，連雞犬也帶了上天；王老登天時節，空中猶聞打麥聲。你做了神仙，為何不肯帶挈妻子？」湘子道：「那些人物都是仙籍有名的，所以度得去；你是個仙籍無名的俗女，我怎麼好度你？」蘆英道：「夫婦，人倫之一。神仙都是盡倫理的人，你五倫都沒了，如何該做神仙？」湘子道：「你說也徒然，我只是不度你。」彩和道：「仙弟，林小姐講起道學來了，你須是度他；若不度他，如今世上講道學的都沒用了。」湘子道：「仙兄不要吃這道學先生驚壞了。那林小姐是雌道學，沒奈何把這五倫來說。若是推道學，他就放起刁來，把那五倫且攔起，倒說出一個六輪來，教你頭腳也摸不著！」彩和道：「道學那裡論什麼雌雄，只要講得過的就是真道學，我們你雲外人，不要說雌與雄，只看『道學』二字分上，度了他，才顯得世上講道學的也有些便益。」

湘子笑了一聲，道：「孀娘、小姐，今日雖然度了你們，你們還是凡胎俗骨，怎麼到得紫府，上得瑤池？須光到麻姑庵中修煉幾年，把這凡胎脫卸，俗骨改移，才得成了真道，證果朝元。」韓夫人道：「麻姑庵在於何處地方？離此有多少路程？我婆媳兩個鞋弓襪小，又不認得路頭，如何到得那裡？」湘子道：「麻姑庵在江西南昌府地方，去此有八千餘里，一路上也尤猛獸毒蟲，也無強人劫賊，不過走三五個月日就到的。只要孀娘與小姐堅心立志，不惹出事來，一路裡就安耽了。」蘆英道：「我心非石不可轉也，有怎麼得惹出事來？只是在路上這三五個月日，教我婆媳兩個那得飯食充饑，店房安歇？若是沿門去抄化，隨寓便棲身，倘或遇著那輕狂公子、顛蕩書生，一時間丑驢變熊，作惡逞凶，教我兩人尋誰救應？還是師父們憐憫我婆媳孤孀無倚，學道心堅，就此處指出一條大路，煞強如麻姑庵裡去修行了。」湘子道：「你說八千里路遠難行，我要去時，不消一個時辰就好了。只是要你認得我是真湘子，方才去得。」韓夫人道：「你怎的又說這一句話？我們若是道念不堅，今日也不願出家了。」湘子見他兩人心堅意定，便把袍袖一展，霎時間，兩朵黃雲輕飄飄的飛將下來。湘子喝住了那兩朵雲，有如生根荷葉、湧地金蓮，雙雙的堆在地上。湘子便教韓夫人與蘆英各自坐在一朵雲上頭，喝聲「疾去！」那兩朵雲冉冉騰空，渺渺蕩蕩，一逕去了。正是：

從空伸出拿雲手，提起天羅地網人。

韓清眼睜睜看見韓夫人與蘆英小姐乘雲去了，單留下他一個立在那石崖邊，不尷不尬，沒做理會，急忙放聲大哭，不想連兩個道人也不見了，竟不知是真是假。這韓清捶胸跌腳，哭了一場，又拍拍手笑道：「世上的事真是奇異，真是好笑。我那夫人、小姐，明明的立在這裡說話，猛然間天上落下兩片雲來，把夫人、小姐就拐了去，連那兩個道人也無蹤無影不見了，只剩得一個我，倘或連我也拐了去，豈不是吾喪我？我算計起來，這兩個賊道人一定是鼯鼯天子、蚌蟹將軍，把我小姐騙去，做個煙花寨主，夫人做個老鴿神君子。豈不是奇異好笑！只是教我一個上南沒頭，落北沒腳，如何是好？」正在自言自語、自說自道，陡然間，唵喇喇一聲，驚得韓清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。定睛看時，那石崖劃腳一條大裂，洪水澎澎湃湃直奔將出來。韓清慌忙逃命之時，那水已湧至腳邊，幾乎立身不住。雖過兩個山頭，爬上一枝大樹，打下一望，正不知那水從那裡來的，這般滔滔滾滾。在樹上說道：「古人有憂天崩地墜，缺陷成河的，又有人笑他憂得太早；今日這個水勢，明明是天翻地覆，劫數難逃。誰知我這小小年紀，遭此厄難！起初我還說奶奶、小姐乘雲上天，是被道人拐騙了，如今他們和我總是一般，連道人也天翻地覆的數內。」又看了一回，說道：「水只滿在那邊，只那一方人受害，我這裡料然無事。但我跳下樹去，走到那裡好？倘或滿天下都吃水淹壞了，單單只剩得我一個人，教誰人伏侍我？誰人去耕田種地養活我？我也是活不成的。」又一回，道：「老爺、奶奶在日，雖把我當做兒子，也時常沒要緊凌踐我一場，就是那錢心字老狗骨頭，前日也揭挑我的短，今日這般大水，只留我一個，豈不快活？」又一回，道：「這般水滿得緊，各處山上的猛虎毒蟲都安身不牢，跑將出來，我爬下樹去，倘或撞著了他，倒把這五星三葬送了。」又一回，道：「我躲在這樹上，幸得不落雨，若落雨下來，我又不是鳥窠禪師，怎麼躲得過？」又一回，道：「我在這樹上，饑又沒得吃，渴又沒得飲，若捱過三兩日，可不饑做乾鷲？」千算萬計，沒做理會，只得且爬上樹來。正是：

青龍共白虎共行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

畢竟韓清後來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